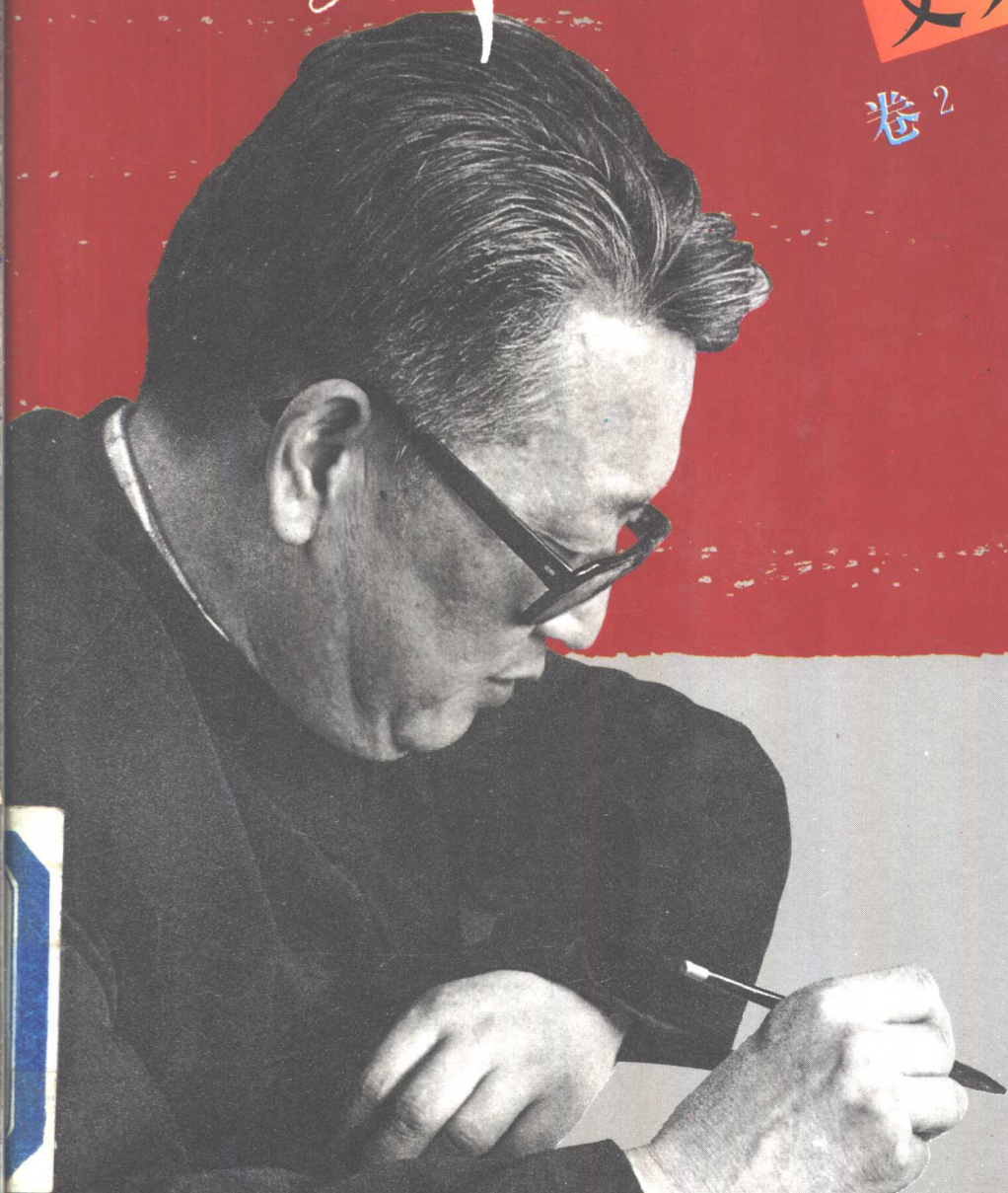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刘宗周

文集

卷²





刘绍棠

文集

卷2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绍棠文集 第2卷/刘绍棠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1994

ISBN 7-5302-0382-7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-文集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1439 号

刘绍棠文集(第2卷)

LIU SHAO TANG WENJI(DIERJUAN)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6.375印张 378 000字

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02-0382-7
I·368 定价:26.00元(精)

内 容 提 要

《敬柳亭说书》 大盗关省三只身潜入通州，刺杀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、大汉奸殷汝耕，武林败类韩秀乘机设下圈套，妄图踏着爱国志士的尸骨向上爬。威震武林的好汉金钟罩、龙抬头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……作品独具一格，塑造了爱国的绿林豪杰，强盗，妓女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，故事情节惊险生动，颇富传奇色彩。每一章既是独立而完整的故事，组合起来又是一部内容丰厚的长篇小说。

《十步香草》 “十步之泽，必有香草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士。”通州的一个僻静的胡同里，有一个普通的小四合院，这里的主人邰兰渚从解放初期就被小人诬陷，虽念过两年大学，却一直背着黑锅，端不上铁饭碗：长期在一家造纸厂当临时工。凭着两年大学的墨水，他从废纸堆里拾得不少珍贵的藏书，以此作为精神食粮。改革开放的大潮终于涌进了这个普通的小四合院，邰兰渚的命运也随之变化。他的胆识、韬略、才能都显现出来。他不仅要改变他自己的命运，还要改变他这个小四合院几家人的命运。作品故事情节真实动人，塑造了知识分子、城市平民、老干部、农民，以及地痞流氓等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



作者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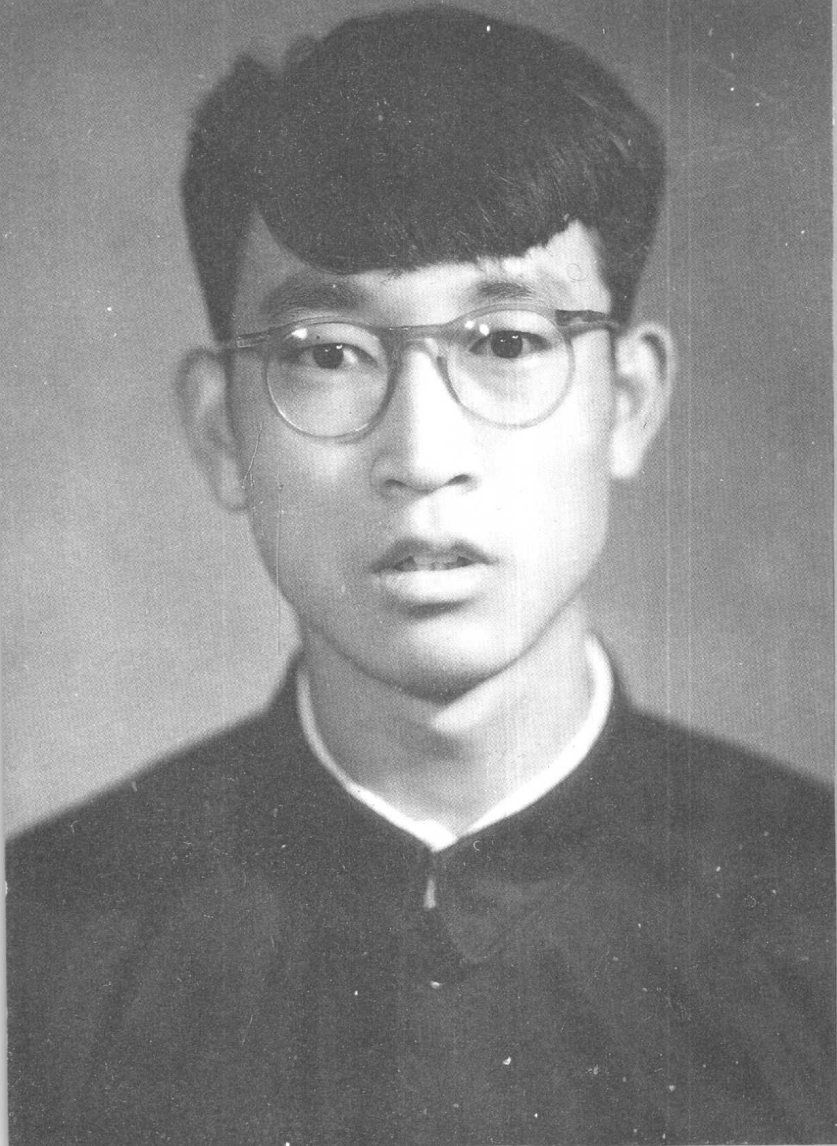
1313N60/03

乡土文学作家虽然只与方寸之地，却不能
身心作茧自缚，眼界划地为牢。相反，甚至应
比“开放型”作家更要胸怀五大洲三大洋，眼
观六路而又耳听八方。只有从大处着眼，才能
在小处落墨。目光短浅，器量狭窄，孤陋寡闻
，只能因小失大，萎缩了乡土文学。中国气派
，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，主导着我的乡土小说
创作。但是，过去和现在，我都注意博览和研
读外国小说，一是为了了解，二是为了比较，
三是为了借鉴。马尔克斯所为与西方现代主义抗
衡而从西方现代主义中摆脱出来，转而开掘印
第安文化、黑人文化和拉丁美洲独特的地理和
社会环境，进行“传奇的现实”题材的创作
，遂有《百年孤独》的产生。我从中悟出不少
道理，可以化为已有。然而，我反对依样葫芦
地模仿马尔克斯。吃羊肉能长人肉，那要经
过咀嚼、消化、吸收的过程；不能塞一块羊肉
贴在自己身上，就说自己肉多身肥，胖了起来
。

世道崎岖，一生坎坷，吉人天相，病而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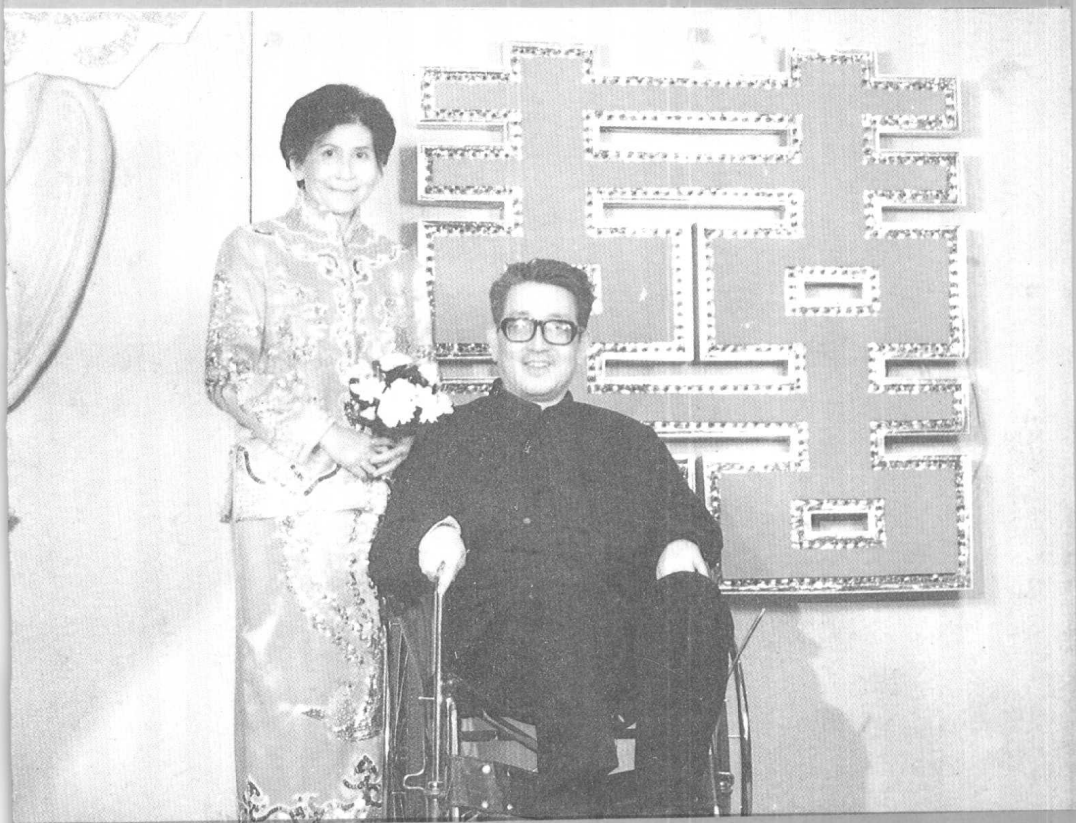
1948 年 12 岁，参加革命。



1953年5月17岁，参加中国共产党。



1994 年 3 月，全家福照（妻、子、媳、孙；长女、长婿、外孙女；次女、次婿、外孙子）。



1993 年与妻子曾彩美 40 婚庆照。

责任编辑：侯琪
装帧设计：李芸

目 录

敬柳亭说书.....	(1)
十步香草.....	(257)

敬柳亭说书

()

第一章

1

一入中伏，北京城内热得像一座烤炉，像一只蒸笼，像一只焖饭的锅。我因公事不能脱身，眼看着别人到青岛、庐山、北戴河和五大连池避暑。七月二十九日的最高气温摄氏三十七度，不得不放下纸笔；我急忙带着妻子，逃奔家乡的河边农舍，躲一躲城内的蒸、焖、烤。车过通州城外，一阵阵热风扑进车窗，只见城内那顶天立地的燃灯佛舍利塔，也热得塔影朦胧，叮叮咚咚的塔铃声更显得十分沉闷。忽然，我的心中一动，想起今天正是通州暴动四十七周年的日子。

四十七年前，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二十九日，大雨滂沱，天地号啕大哭，北京沦陷。不愿当亡国奴的通州民众，揭竿而起，歼灭了留守通州的一支日寇小分队，捕杀无恶不作的日本浪人，活捉了大汉奸殷汝耕。后来，虽因寡不敌众而失败，殷汝耕也从混乱中逃走，

但是，可歌可泣的通州暴动，青史留传，不可磨灭。

大热的天投亲靠友，诸多不便。虽然农村绿荫生凉，日夜也是挥汗如雨，家家户户的大男小女难免不顾礼俗；男人只穿一条裤衩，光着膀子，女人比男人只不过多一抹围胸。有外人作客，双方都不能如此随便，就连本村的邻居，热天也很少串门。

我和妻子到河边小学，借一间老师的宿舍住下来。

小学已经放假，只有一个老头儿看门。老头儿名叫齐长乐，通州暴动那年十七岁，也进城杀鬼子，残废了一只胳膊；便拜到有名的评书艺人小柳敬亭门下，改行说书，却又赶场过多，哑了嗓子。于是，到这所小学当工友，一晃四十二年。

他跟小柳敬亭学说《彭公案》，前二十一回最见功夫。这是因为《彭公案》的前二十一回，写的是清朝康熙年间北运河东西两岸的故事。故事出在本乡本土，说起来当然有声有色，连小柳敬亭也甘拜下风了。

我六岁入学，他也刚当工友。四五岁我就是个书迷，常听他说书；一见之下十分亲热，赶上刮风下雨天，他把我背在他的身上，顶风冒雨送我回家。大风大雨路难行，只能走走停停；大雨躲到老树下，大风蹲在坟后头，这时候他便给我说《彭公案》中最引人入胜的段子。我在这所小学念了四年书，他送我回家不下一百趟，给我说书也就不下一百场，所以他可算是我的半个老师。不过，那时我管他叫小乐哥；年岁大了，改叫他老乐哥。

老乐哥四年前已经退休，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小学，老师们也舍不得放走这头老黄牛。他仍旧当他的工友，工资却打了折扣；校长过意不去，把一片空地包给他种菜，弥补工资上的损失。这所小学的老师都自己起伙，老乐哥免费供应他们菜蔬，自

已赚不了多少钱，刚够买叶子烟。

他满脑瓜子忠、孝、节、义，这几年脑瓜子更老得像古董。见了我的面，他好像扮演的是老家院的角色，给我端饭、沏茶、搬椅子、打洗脸水，还把小学的电视机和电风扇搬到我的屋里，窗台上摆两盆夜来香，香气弥漫又熏蚊子。

这间宿舍，开了个后窗，河风掠过苇丛、草簇和柳棵子地，从后窗口吹进屋来。后窗外有几棵丁香树，丁香树荫下一片白沙地。中午歇晌，我的妻子睡在屋里；我扯一张苇席，到丁香树下露宿。从这几棵丁香树走出几步，便是河坡；河坡下有一座老乐哥搭起的草亭，阴天下雨，在河滩上放牛、牧羊、打草的人有个躲闪。我看见，老乐哥睡在草亭里，手中捧着一本书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我感到奇怪，便走下河坡看个究竟。

老乐哥真是两耳不闻亭外事，一心只读眼前书；我走进草亭，他竟没有发觉，直到我咚地跺了一下脚，他才惊醒，慌忙坐起来。

“兄弟，热得睡不着觉吗？”老乐哥神色不安地问道，“我在水房里给你湃着两个大西瓜，你抱到宿舍里，跟弟妹吃下去消一消暑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，问道：“你正看什么书呀？”是不是想通过自学考试，拿个学历？”

“老掉了牙的《彭公案》。”他嘴里的牙齿已经掉得不剩几颗了，抿着嘴唇呵呵笑，“小青年们在电视上看的不是洋侠客，就是港侠客，他们想听听土侠客的故事，劝我把扔下多年的老本行拾起来，给他们说书解闷儿。”

“《彭公案》是一本坏书，那些侠客都是反动政府的打手！”

“哎呀！请……请你给改一改。”

“粪土之墙不可圻，《彭公案》难以脱胎换骨。”